

起點的終點

易天娜

深夜由機場回家的計程車上，司機用眼角瞥了一眼疲累的我，問：「旅遊回來喔？去哪裡玩啊？」我沒腦地回答：「喔，去朝聖，以色列，約旦。」司機：「朝聖？？？是像我們的媽祖進香團嗎？」我一愣登時嚇醒，莞爾大笑，說，「對對對，差不多啦！」心裡的 OS 卻是，差很大啦！（怨我在輾轉飛了二十多個小時後，實在已沒力做小福傳...。）進香團在找什麼？國泰民安、福至禍遠吧！那我，我們，在找什麼呢？

朝聖旅程的最後幾天是在耶路撒冷，這兒的耶穌復活堂聖墓大殿，每天下午都會舉行聖墓遊行禮，由駐聖地的方濟會會士們與信眾手持燭光，在大殿中十四個與耶穌苦難及復活相關的祈禱處，以拉丁文聖歌遊吟。連續幾天參與這禮儀的體驗，讓我真正回到了我們信仰的核心，就是，與復活的耶穌基督一起走過死蔭的幽谷，並因祂的贖價開始我們的天國旅程。

我們不是「進香團」。千古以來，世上萬國總是不泰不靖，民心擾攘難安，福總被禍所倚，禍卻又不見得有福相隨...。但是，我們的信仰提醒我們「不」需要「求福免禍」，因為我們相信漫漫生之涯旅中，有死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與我們同行，「天國」與真福已然開始在我們中間了！

遊行禮人潮推擠行進的過程中，有一幕美麗的畫面深深鐫刻我心，那是一位老太太給我的感動。

聖墓遊行禮，她每天必到，總是拄著柺杖站在群眾的最前面，不持蠟燭也不拿經本，但是每一段方濟會士與群眾唱答的拉丁文聖歌或經文，她都一字不漏地大聲唱誦著，被皺紋深犁的面容祥和美麗，我猜測歲歲年年，日日月月，她都來在這禮儀中以歌聲一次次頌讚及經驗著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

遊行禮第八處，是當年耶穌被釘的加爾瓦略聖山。需要經由一窄迫的樓梯上到二樓的十字架所在地，老太太爬不上去，就二手拄著柺杖站在一樓樓梯口耐心等著，那個當下，也許在一樓的我，是既看不到也聽不到樓上的動靜，然而不管樓上唱誦到哪兒，彷彿有千里眼、順風耳的老太太就應答到哪兒，誰要在這當兒打算上樓，她就一面唱和著一面用柺杖攔住莽撞的遊客，.....直到遊吟的方濟弟兄們魚貫下來了，她才又緊緊跟上繼續唱著、走著.....。

她守在樓梯口的身影，不知為何深深打動了我，且始終徘徊在我心頭上、腦海中，彷彿是看到了當年十字架下的聖母、愛徒，及那些深愛著耶穌的婦女們；因為愛，他們守著十字架，堅信著他們不懂而只能愛的奧蹟，卻也因為這愛，他們首先經驗了復活的喜樂。

老太太其實也就是那愛徒，是瑪利亞·瑪達肋納，也是我所期待的「我」。

讚美我上主，並稱頌祂的名。

讚美我上主，祂復活我生命。

Bless the Lord my soul, and bless God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my soul, who leads me into life.

在耶路撒冷的每個清晨五點，我獨自踽踽奔向聖墓大殿，朝拜耶穌躺過的冰涼石板，觸碰著祂流淌過鮮血的加爾瓦略大石，仰望祂懸掛過的十字架...，會禁不住流淚，卻也不自禁地在腦海中浮起林思川神父皺著眉不以為然的說話神態：「你們這樣我不反對啦，但你們不要忘了，耶穌不在這裡啊！這是空墓，這是空墓。祂已經復活了...！」然後我就忍不住噗哧偷笑起來，順便哼起方濟會士們如天使般吟唱的美麗拉丁文聖歌——對苦難悲而不傷的詠讚，對復活奧蹟的歡欣鼓舞...；如斯反覆，到了最後一天在加爾瓦略的清晨感恩祭中，我終於在石板上、在十字架下，放下了我多年來跟自己、跟他人、跟天主過不去的種種罪痕所帶來的苦痛。

是從這個經驗，才能回頭審視這十五天尋找天主的跡印履痕。

納匝肋、加里肋亞、大博爾山、伯達尼、白冷、革責瑪尼、耶路撒冷...，乃至於歷來鮮少朝聖客有緣拜訪的——滾滾黃沙接連著石山大漠的西乃山，都因復活的耶穌基督有了意義，生命於焉被更新，穿越過弔詭的時間與空間，我其實一直是與耶穌同行的，走過曠野與幽谷，也看遍繁花與鳥獸蟲魚、生命的憂傷與慶典。

一生不曾有任何一次旅行，讓我這麼不捨它的結束，於是，我只好把這結束當成再次旅程的開始。(2013年四月) (方濟會思高推廣中心 中文聖地網站)